

随
笔

界首茶干

王祥夫

因为读汪曾祺先生的小文章,我买过几回界首的豆腐干,在网上买,买哪种?买多少?全凭自己的喜欢,我常买的是三种,一种是虾干,颜色发白,一种是茶干,颜色发红,还有一种微辣的,一共三种。

界首的茶干和我们这地方的豆腐干不一样,是圆形的,上边有蒲包的压痕,有美术的感觉,那纹理颇不难看。而我们这里的豆腐干上边也有纹理,却是包豆腐的那种粗布的布纹,说来也不难看。茶干按理说是喝茶时吃的东西,但北方没这个习惯,北方人喝茶就是喝茶,不就什么,也许会来盘炒瓜籽,鲁迅先生就这么招待客人,但鲁迅先生不是北方人,这是他到北京以后的事,这可以到鲁迅先生的日记里去查一下。我个人几乎从不吃瓜籽,却喝茶不喝茶都喜欢吃豆腐干,正读着书,想起来了,拿一块放嘴边嚼,或者是正在写着什么,又想起来了,便放下手里的活下楼去了,取一块放在嘴边慢慢嚼,界首豆腐干真是很好吃,尤其是那种颜色略微发白的虾干,是越嚼越香,有那么一点咸味,嚼着嚼着就想喝茶了,也不得不喝那么几口,便索性来那么一大杯,边吃边喝。一边喝新茶一边吃界首茶干,感觉真还不错,我让我爱人试着吃一下界

首的茶干,她掰一小块嚼嚼,说不好,说太干太硬。她喜欢吃我们这里的豆腐干,不那么硬,但又有嚼头,我们这地方的豆腐干和界首的茶干有很大的区别,首先我们这地方的豆腐干是方的,四四方方,而我爱人的姥姥家,那个叫“解庄”的地方——许多人都都会把这个“解”念错了,这个村子离城近,出一种豆腐干,个头特别大,一块顶别的地方的豆腐干两块儿,味道特别好。虽然解庄这地方的豆腐干名气没界首的茶干那么大,但十分细腻好吃,我认为是不能相比的,各是各。

说到豆腐干,忽然让人有些怀旧,小时候拿一毛钱,可以去买五块豆腐干,两分钱一块儿,和同学们分着吃。我们学校那个看门的,我们叫他“二两酒”,他没事就总是坐在门口喝酒,但他从不会误事,送信送报,还负责烧大茶炉和扫院子,事不少,但做事也从不会误他喝酒。他坐在门口,用一个小号的碗,一会儿一小口,一会儿一小口,的就是豆腐干,但他的豆腐干是熏过的,不但颜色好看,味道也很香,以鄯乡的熏干比界首的茶干,我想可以有一比。鄯乡的熏干是很香的,虽然有人说它是用马粪熏的。马粪怎么了?现在的城市里已经看不到马,你去哪儿找马粪?

我和王二狗约好同上石碛寺这事说了好几年,一直没有成行。王二狗乐呵呵的,从前是屠夫,抽烟饮酒,心性仁慈,现在还在菜市场里卖猪肉,有时跟人打牌,十打九输。前不久跟我联系,说上石碛寺这事还作数吗,下午去走走。

我们一起走着去石碛寺时,阳光铺洒大地,甚是暖和。两年不见,王二狗还是一样的淳良。

石碛寺是小城香火最旺、名气最盛的寺庙。大概十几年前,我曾去过,那时城市建设还没有如此这般地铺开,道路也没有这样的平坦开阔,一路去石碛寺,颇有点山环水绕的样子。弯弯绕绕,峰回路转。山一程,水一程,泥泞路走一段,沙坑路走一截。这样,才有点儿去寺庙的感觉。这回和王二狗一起去的时候,没有走几分钟就到了山门外。路太宽阔太平坦了,高楼几乎就在寺庙外的几百米处。人人寺中,城中世俗又美好的生活却略无遮蔽,可无缝对接。我跟王二狗说,遗憾,遗憾——路太直了。

清雍正《常山县志》里提到:“石碛寺,一名华严庵。在县西南二里。国朝顺治年间,僧立海建。”嘉庆的县志也记载,“石碛山:在县西南二里。山多怪石,倚伏参差,巔有石洞二,其一通白龙洞,其一不可入,投以石,声响甚远,或谓山石皆空,故名。”这个“碛”字,很多时候也写作“磴”,本地人讲话发音为“hong”,石碛山讲出来是“夹轰山”,这还是很有一点古义的——山也空,石也空,大音稀声,遥遥致远。

上石碛寺,本想是去找方丈饮一杯茶。但是方丈不在。我的朋友朱孙国是年轻的根雕艺术家,他为寺庙制作了不少坐榻桌案,斋堂的桌椅也是他做的,家什样子极是敦朴厚重。我和王二狗在几张椅子上略坐了坐,定了定神,然后在寺中走了走。寺中几棵大树,历尽沧桑,遮阴蔽日。大樟树的根上布满苔藓。树干上长满蕨类植物,好像是鹿角蕨还是什么。总之,苍翠的样子,很好看。在寺中走一走,出得山门来,看到手机上一位友人发的朋友圈,说在新开的鸢尾书店,读一本王小波跟李银河的书信集,读得泪流不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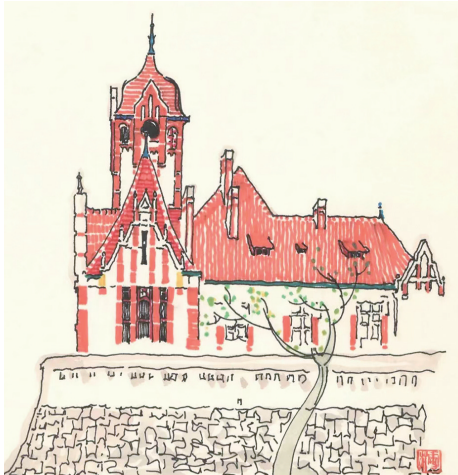
我想,每个人在世上,都有无尽的烦恼,而贪嗔痴慢疑,是烦恼丛生的缘由。要怎么样才能去除这些烦恼,每个人,自有每个人的修行。我看看王二狗,王二狗看看我,两个人都不说话,只是走路。



看海去(铅笔、水彩)1979年9月



教我如何不想她(水粉)1979年9月



街边小景(彩色水笔)1981年初夏

入夏,想去看大海又因各种不便无法成行。好在,人有记忆,一幅幅写生,载我重游胶东三岛。

1979年9月,去青岛。一早,登上信号山,视线穿过起起伏伏的红屋绿树,就望见了大海——那么安静,平平展展伸向天的尽头——那一刻激动的状态,此时难以追述,但肯定那一刻,一个人的生命一下子被豁然打开!1979年,对于我,值得记住的就是第一次看到大海,这一年,第一次思念一个姑娘。在海边,一个月圆的夜晚,大海与夜空交融一色,难以分离。遥望一轮明月,正用她温柔、深情的光芒轻轻抚摩着海面,那一刻,内心萌动,初尝思念的滋味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喜欢看李平凡先生画的小品画、盘画,颜色鲜艳,有生活情趣和简洁明快的装饰感。后来听说他用的是一种日本产的“魔法彩笔”,很快,国内有了类似的彩色水笔。在青岛写生时试着用国产彩色水笔画了一些小景。今年2月,中国美术馆举办纪念李平凡诞辰100周年紀念展,又唤起对他的怀念。

石老人村名得自海边断崖处一尊形如老人坐在海面上的石柱。当年这里还是个传统渔村,现已变成旅游度假区,有完善的商圈。当然,那个“清早船儿去撒网,晚上回来渔满舱”的石老人渔村,已风景不再。那天在画画时,楼上窗户外传出美妙的琴声,不知什么曲子,非常好听,令写生的过程很享受。

大鱼岛在胶东东北角,一面靠山,三面环海。两百多年来,大鱼岛人一辈接一辈都以捕鱼为生。那天傍晚,坐在山包上写生,就见村头海边,满载鱼虾的渔船归来,人们或拉渔网或抬鱼虾,说笑打闹、穿梭往来,好不热闹。

1956年,画家吴冠中从石岛镇步行到大鱼岛写生。他惊叹渔家在各自家的屋墙上选用石块砌成不规则几何形,谱出方、圆、横、斜、大、小、曲、直的石头交响乐;特别是屋顶上,都覆盖一层层厚厚的褐色海草,那草的松软质感一下调和了石头的坚硬度,还有弯曲柔美的屋顶弧线,加之是为防风将渔网套在上面,好似女人的发网,更添几分妩媚。听大鱼岛老人讲,海草屋冬暖夏凉,且经年不腐。大鱼岛人家大多就在这样的海草屋里世世代代繁衍生息。记得那天一登上大鱼岛,一见到海草屋,就像走进了童话世界。

砣矶岛在胶东最北边,与大连隔海相望。仍记得那天坐了一个多小时忽上忽下的轮船,从长山岛踏上这个从未听说过的陌生渔岛。岛上人不问你姓甚名谁、哪方来客。印象最深的是,渔民家的屋里屋外、棚顶墙面甚至镜子上,都开满了“花”!虽然红配蓝,不怯;花花绿绿,不俗。小岛上的渔民们,默默地在这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过日子,有的甚至一辈子没出过岛,但他们爱生活,是那么真,那么善,就像他们描绘的花儿一样——真美!

人物

张桂梅调到民族中学后,李建国校长交给她的重担是:担任毕业班15班的班主任,承担这个班的语文、政治两个学科的教学工作,同时,还要承担学校妇女工作、语文教研组研讨工作及一些校务工作。

作为一名普通的初中语文老师,一般情况下的工作量,只要承担两个班的语文课教学就算是课时足够了。很显然,张桂梅这时候承担的是一个语文老师和一个学校中层领导的工作量,她实际上干的是两个人的活。更何况,她是一个身患重病,刚刚做了手术,正需要休养的病人。

然而,张桂梅默默地承担了,不仅没有挑三拣四,反而干得更加努力、更加投入。

华坪县民族中学穷,穷得连大门都没有,学校的围墙也是残缺不全,开了几道豁口都没钱维修。

华坪县民族中学的学生更穷。绝大多数学生来自华坪县各个贫困山区家庭,他们的生活都只是勉强维持,父母哪里有钱再扶持一个在县城里读书的孩子?因此,很多学生在学校里只能吃最便宜的饭菜,穿最单薄的衣服。

作为班主任,张桂梅刚接手工作就对少数民族山区的贫困长了“见识”。开学的那天,一对傈僳族父女来报到。父亲黑黑瘦瘦的,一脸朴实憨厚的样子,看到张桂梅,也不说话,只会憨憨地笑,女孩害羞地站在父亲身后,也是一声不吭。登记完了,然后是交学

希望出版社

39

陈洪金 著

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费,傈僳汉子用他那双粗糙的大手,从一个布兜里掏出一堆零钱,一角、两角、五角、一元、两元、五元、十元,崭新的,破旧的,形形色色。转瞬之间,张桂梅面前的桌子上,仿佛举办了一个小额人民币展览。张桂梅花了很长时间,才把那些钱整理完,其实,总共也只有三十多元。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39

赵树义 著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村民常年在这一带生活,有的是办法,谁都没有资格怀疑他们在恶劣环境里的生存智慧。我和老邓盯着洞口,不说话,张占庆摇晃着手电光说,看见洞口横着的那个东西了吗?是一根拐杖,横在洞口几十年了。

突然想到绳子,或许,那根拐杖便是逃出生天的绳子吧。追踪先烈

足迹的时候,我们时常执着于某物某时某地,其实,于舍生忘死的战士而言,任何一条藤都可能是逃生路,任何一座山都可能是掩埋忠骨的青冢!闻鸡即起。

有多少年没有听过鸡叫了?想起岭上曾一村两县,我对宋勇说,这才叫鸡鸣两县呢。宋勇愣一下,笑道,领导,岭上离平遥也不远呢。我哦一声,那是鸡鸣三县?

早饭吃了一颗土鸡蛋、一颗烧土豆、半碗小米粥、一碗小米汤。土鸡蛋个小,皮紫,蛋黄大,嚼无水分。土豆是用木炭火烤的,绵,脆,有木香。小米是石碾碾的,粥配炒土豆丝,米汤浮一层米油。吃饭时,宋勇问上午去哪儿,我说马刨泉,宋勇便给村委会主任乔元

龙打了个电话。

老乔长我两岁,也是老熟人。一见面,老乔便埋怨来时也不打个招呼,我说怕喝光你的酒啊。老乔憨厚一笑,不怕,不怕,酒就是让人喝的嘛。又说,您稍等下,我叫辆皮卡来,拉咱下沟。我笑道,不坐车,想骑你的牛。老乔又是憨厚一笑,赵老师真会说笑呢。我说,不跟你开玩笑,真的不坐车,咱步行去。老乔见我认真的,赶紧去村委会取钥匙。宋勇也要去,被我劝回。

站在村口等老乔,又见“岭上生产大队”六个字高悬街门上,中间嵌着五角星,插着红旗,改天换地、热火朝天的童年记忆“啦啦啦”列队而来,晨风中似有招展之意。

纪实

回味

胶东三岛写生记

罗雪村 文图